

40061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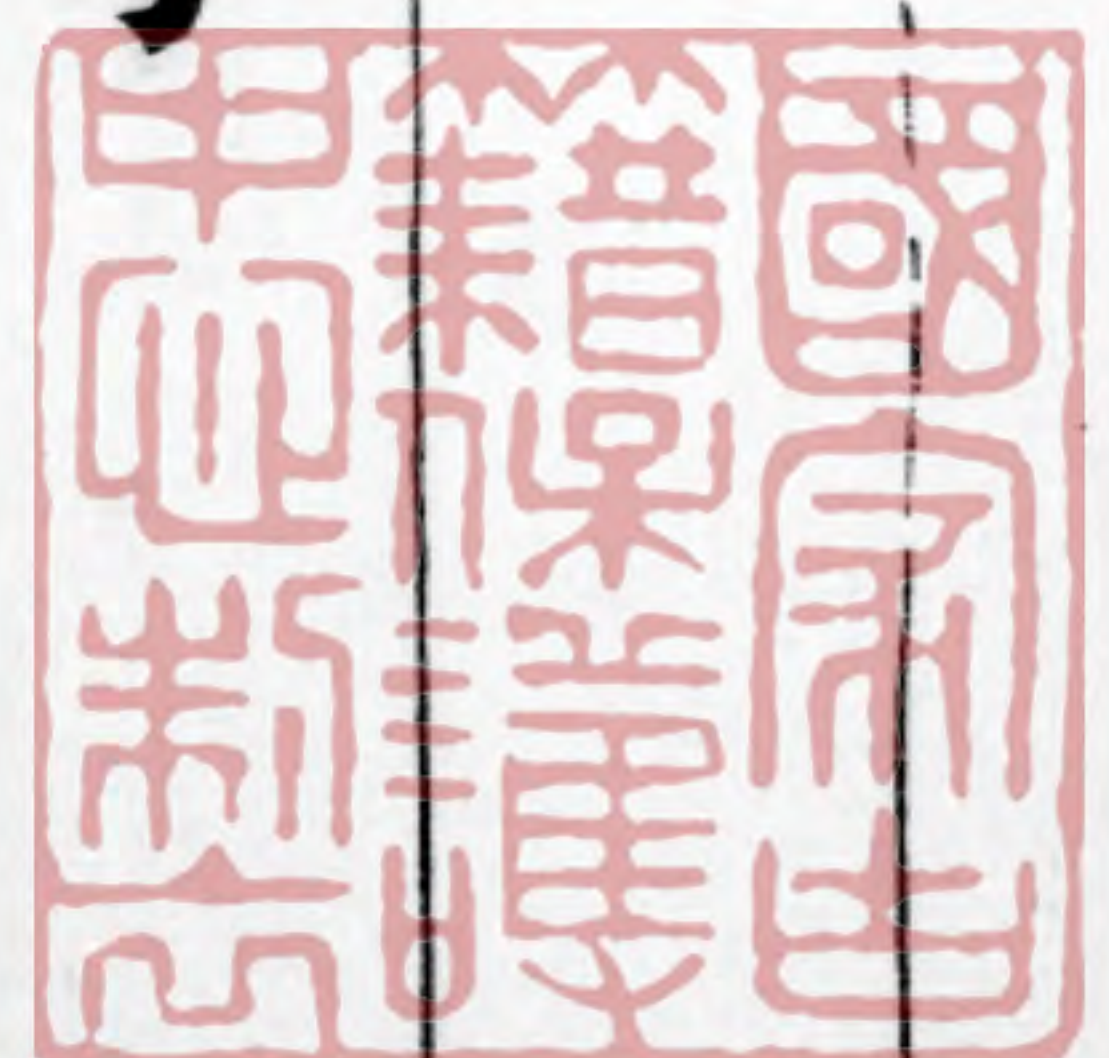


宗鑑法林卷四十九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七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透出一字



天寧琦云天寧作麼生拈拄杖擊禪牀云洎合停囚
長智

透出一字卻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

徑山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齒

誰謂吹毛劍雲門豁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雲門問僧看什麼經曰瑜伽論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義墮師曰自領出去

中峰本云雪上霜枷上杻覲面無私移星換斗要識者僧話墮處麼且待三十年後

雲門因僧問和尚壽年多少師曰七九六十八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爲汝減卻五年

佛日誓云雲門大師一期演唱宗乘美則美矣未免翫人喪德山僧則不然若有人問和尚壽年多少但向道拄杖子同年倘若問拄杖子年多少便與劈脊

一棒管取慶快平生雖然也是寒山道底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劄

天童傑云雲門一劄乾坤匄巾海水騰波須彌岌業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雲門大師向者裏無出氣處且道烏巨活人眼在甚麼處復卓拄杖云久雨忽晴天清地寧寒山撫掌拾得忻忻恁麼會得早地遭釘久雨不晴雲門道劄陽烏奮羽翰蛟龍縮鱗鬣爲是時節爲是佛法一箭兩垛謾猜量眼裏瞳人睂搭颯

佛智裕

雲門一箇劄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月波明

泥人斬怒蛟雪刃倚天高山頭翻白浪海底紅塵飄
尊譽熬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策鳥說禪麼曰不聞
師拈拄杖曰禪

鴉鳴鴉鵲鳴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腳阿師放過
一著拈起拄杖口邊吹噓噓猶勝鷓鴣嗚三月提壺
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
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

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昭覺勤云者僧泛一隻船入雲門法海裏引得一陣
猛風看它把舵張帆也不易抵當及至下梢可惜輸
它一籌且道什麼處是輸處 笑巖寶拈拄杖云諸
人若會得者三轉語豈止丹霄獨步可作天下人師
其或未然畧爲註破一語真風壁立一語截斷舌頭
一語黃梁授枕註已註了說已說破還識得韶陽老
漢麼妙握司南造化柄旋乾倒嶽許誰同 磬山修
云者僧向萬古碧潭再三撈拽爭奈雲門有翻天覆
地之能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
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白雲端

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斫卻月中桂清光付與誰

湛堂準

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拈起向上
鉗錘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

關圓悟勤

雲門示衆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

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卻

翠峯顯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

爲君分別

白雲端

藥病不相治何須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卻孃生鼻

月堂昌

雲門問閩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

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後卻

舉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

禮也

愚菴孟代云和尚也須防護口業好

含血噴人先污口那堪箇裏覓波查就中若有知音

者豈肯風前露齒牙

粟菴鼎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
曰是師曰話墮也

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捩轉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
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禾山方

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巖擦手辨魚龍時人祇看絲綸
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月菴果

問來答去無偏黨鐵壁银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語
墮遂令千古動悲風

疎山如

與奪雙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者僧若具金剛

眼趙壁連城一道歸

旻古佛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鉤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
口不知猶被舌頭瞞

松源岳

電光石火兩交馳眨上睂毛早已遲死卻偷心明底
事韶陽也落第三機

珙堂樹

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噎嚶若教呼吸正誤殺世間人
石鼓夷

雲門曰一任橫說豎說未是宗門苗裔若據宗門
苗裔是什麼熱盃鳴三乘十二分教說夢達摩西
來說夢若有老宿開堂爲人說法將利刀殺卻百

千萬箇有甚麼過

平陽恣云眼蓋諸方氣凌一世許它雲門老子當時
山僧若在直出衆前扼腕立地向它道和尚項上三
百斤鐵枷何不卸卻待它動靜便與掀倒禪牀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
衲僧巴鼻代曰德山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鍼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
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慈受溪

雲門因僧問十二時中作麼生得不空過師曰你
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和尚舉師曰
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夾山豫云雲門恁麼爲人正是前頭打得著後頭打
不著若是山僧待道學人不會請和尚舉劈頭一棒
向伊道逢人切莫錯舉

雲門到灌溪有僧舉溪上堂語曰十方無壁落四
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上座作麼生會
師曰舉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肖和尚與麼道
那師曰你適來恁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
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甚麼事曰豈干它事

師喝曰逐隊喫飯漢

平陽恣云大凡舉話須知話之起倒者僧既不是弄潮手空將鼻孔與人扭捏廣潤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拈拄杖云看看望海尖動也踣跳上瑞雲峰頂壓著諸人頂門是你還解迴避也無良久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躑躅赤灑灑沒可把甚處去也拈拄杖一時打散

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兩手曰還我生死來

鍼眼魚吞大千界螭螟蟲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

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蹋斷通身

黑那識華頂是天台

圓悟勤

饑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

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角鞭

鼓堂定

雲門示衆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卻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獅林則云潦倒雲門前言不應後語如今盡大地人見山何曾喚作水見水何曾喚作山既不作佛法會又喚什麼作解脫門我眼本正因師故邪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喝一喝

雲門問新到汝是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艸賊大敗師曰爲甚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踣跳僧無對

翠峰顯別雲門後語云噓噓又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 瀉山喆云雲門翠峰祇知步步登高大瀉卽不然恰是便乃呵呵大笑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 南堂欲云者僧過得海來恰值落在雲門手裏翠峰推波助瀾可謂小出大遇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復頌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畧同可惜爲山爭一篲徒勞賓主各無功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僧便問忽然卜著時如何師曰伏惟伏惟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由忽然卜著僧來問生死惟將一句酬 本覺一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抵對師曰大衆退後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瀉山喆云者僧貪程太速致使雲門隨索飯錢而今

還有識雲門者麼出來與大滙相見良久云不是弄
潮手休入洪波裏 昭覺勤云者僧貪觀白浪雲門
見機而作雖然斬釘截鐵未是本分艸料有問崇寧
祇向它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待伊如之若何劈脊
便打 護國元云據虎頭收虎尾則不無斬釘截鐵
猶欠一著忽有人問護國劈脊便打待伊道過在甚
麼處向它道我不似雲門索飯錢 天童華云者僧
有迎刃謀畧雲門具殺活手段雖然如是應菴門下
更須勘過了打 天童傑云平如鏡面險似刀山者
僧有破關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雖

然如是鼻孔在靈隱手裏 天寧琦云放過卽不可
作麼生抵對但向它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過
在什麼處更道你但喫棒我要者話行 理安問云
雲門可謂知機觀變善爲切磋檢點將來亦是慈悲
之故有落艸之談諸人且如何委悉去路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蓑翁老熟
慣波瀾橈棹不施船放溜 天童覺

夏末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腳皮穿者僧劍刃翻身
疾也被雲門索飯錢 石田薰

蚌含明月爲君直剖如何若何秋蟲開口久經行陣
老將軍不施寸刃取人首行路難行路難愁腸一片

滿目江山 山茨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
道卽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卽
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者箇是長
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
對

保福展代云欠它一粒也不得 翠峰顯云者僧將
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積翠永

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 昭覺勤云雲門可謂驅畊

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權衡佛祖龜鑒宗乘所以後來
尊宿各出眼目互相扶豎雖然如是祇明得法身邊
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
無背向闌外有威權 南堂靜云者僧敢將遊艇子

撩撥洞庭湖殊不知雲門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
力恨無讐若是大隨又且不然者僧也拈卻雲門也
架閣且作麼生會法身良久云任它滄海變終不爲
君通 天童傑云雲門渾鋼打就生鐵鑄成不動鉗
錘火星迸散永菴主冷處著把火義出豐年保福開

處愛入頭未免旁觀者哂天童據款結案也要諸方
檢點若檢點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南堂欲云若論
戰也箇箇立在轉處者僧眨得眼來槍頭早在雲門
手裏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翠峰更要進土在還
委悉麼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鵬人 古南門云者僧
喫飯不知下落便問法身向上事自非雲門明鑒秋
毫焉到水窮山盡翠峰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
之土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西江一吸竟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鳳髓龍肝香積
飯萬般嘗過不須論 南堂靜

未識雲門向上機祇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
喫無口從來亦不饑

一覺開眸見月光披衣起坐倚南牕細聽隔水笙歌
響祇爲吹聲不按腔 海舟慈

香滿羅衣腹滿策渾身綽約無縫隙無端拭著潘郎
顏罵殺綠鬟紅粉客 淡水洽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時
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
嚕蘇嚕

瀉山喆云若不是雲門被者僧一問幾乎將南作北

大瀉卽不然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拈起拄杖問你喚者箇作什麼若喚作拄杖子看鬚墮落黃龍南拈拂子云若喚作拂子是平地上死人不喚作拂子未透荆棘林在五祖演云太平卽不然平地上箇箇丈夫荆棘林裏坐得是好手何故格 泐潭清云祇者拂子是荆棘林諸人作麼生過直饒過得也是猢猻繫露柱 雲居莊云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荆棘林是好手或有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便打何故水流溼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舉手攀南斗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水菴一

聲如鳴玉靜邊門誰信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繡衣猶把麝香熏

虛堂愚

將軍令下閃旌旗邊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然驍驟者不知身已陷重圍

斷橋倫

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自崩一種青山秋艸裏路人誰拜漢文陵

鐵容玄

雲門示衆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條三十文又代前語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博山來云古佛在衆生肚裏結冬衆生在古佛肚裏
度夏衆生不識古佛古佛不識衆生且道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是甚麼節文拈拄杖云向下文長

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相覩新羅國裏會上堂
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
翠峰顯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
當而無當巖花之粉兮蜂房成蜜野艸之滋兮麝臍
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天童覺

指上一輪明月看間萬里清光誰家玉笛吹深夜片

片梅花透紙牕

盟石息

癡兒得夢向誰說眼目動搖還吐舌捉得海門千丈
龍有時放出翻成鼈鼎新璣

雲門曰鐙籠是你自己把盃盃鐘飯底不是你自
己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者野狐精三家
村裏漢又曰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曰是師曰
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終朝鐘飯費工夫不識鐙籠是盃盃多少三家村裏
漢忪忪樹上捉鮎魚慈受深

雲門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

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知得有去處尙乃浮逼逼地師下堂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座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者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卽道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知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腳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馮山喆云大凡撥艸瞻風須是其人雲門可謂青天霹靂旱地震雷直得百里魂慮變懾不見道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黃龍新云雲門似錐

錐地首座以刀剗空直饒齊下錐刀未免頭上著枷腳下著杻寶掌白云雲門大似按劍鴻門氣沖牛斗其時雖有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也祇得斂衽有分何故眼空宇宙誰當敵三尺龍泉照膽寒

雲門示衆折半裂三鍼筒鼻孔在什麼處爲我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下

徑山杲云倚門傍戶弄精魂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等閒見說吳音俱變盡語言渾是廣南蠻

虛堂愚

雲門問僧什麼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謔我曰某甲

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

保福展云智不責愚 汾陽昭云彼此相鈍置

雲門示衆拄杖化爲龍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

通玄奇云雲門一期施設不妨新鮮斟酌將來也是
抱臧叫屈 靈隱禮云雲門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
漢地星者裏則不然拈拄杖云拄杖子把定乾坤了
也山河大地分付阿誰卓一下云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

拄杖子吞卻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在拏

雲攫霧曝顛者何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

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

十難放君

翠峰顯

養就黃龍變化材驀然平地一聲雷比圖對面教人

見吞卻乾坤吐出來

佛鑑懃

衲僧拄杖子爲龍卻不尊橫拈吞佛祖倒握撼乾坤
眼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休相
笑祇今親侍絕兒孫

投子舒

雲門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此箇爲
主乃曰好語祇是無人問我有僧便問如何是提

婆宗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

翠峰顯云赤幡被者僧奪了也 資福玉云馬大師以此箇爲主錯過提婆宗雲門恁麼答話還契馬大師也無只如者僧末後因甚不禮拜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卻展兩手僧無語師便打

虎頭虎尾一時收凜凜威風四百州卻問不知何太險復云放過一著

翠峰顯

將成之山不進一簣老倒雲門坐而獲利釣鰲釣鯨

手段高慣曾下海涉波濤緩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

宅何飄飄

月堂昌

雲門問直歲甚處來曰刈茅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瀉山詰云直歲爲衆竭力到雲門面前力盡神疲何故棋逢敵手難藏興水到滄溟始是波 徑山杲云

直歲無語有三百箇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瀉山果云者僧若具眼見雲門恁麼道但云和尚休要把髻投衙擬議之間隨手便搥不惟慶

快平生亦乃參學眼正 天寧琦云大小雲門卻被
直歲勘破 法林音云相罵饒你接紫相唾饒你潑
水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埽地
潑水相公來

埽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挂高臺碧油幢下呵呵
笑青眼何妨特地開 慈受淡

埽地潑水相公來聲高隘喝繡旗開天上玉麟來瑞
世堪作人間將相才 水菴一

一切智通無障礙埽地潑水相公來覲面當機如激

電寒山撫掌笑哈哈

拙菴光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將
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

萬峰蔚云雲門大師一收一放累及學人分疎不下
若問嵩山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當時震聲一喝直
教學人悟去乃頌

教外無言號別傳別傳心印訥無言馬師一喝輕拈
出不屬瞿曇話正偏

雲門因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
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名問是你道

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
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卻目在僧旬
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無曰未曾師曰你問我
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
果然失目

瑯琊覺云且道佛法還有靈驗麼如今若有人問如
何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板聲 白雲端云者僧
失卻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黃
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者僧失雙目入地
獄如箭射 東禪觀云者僧雙目雖失光射九天雲
門兩眼雖存前明後暗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明豹一斑點鐵化爲金玉

易勸人除卻是非難 慈受淡

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彎彎把火入牛欄
問它以手便斫額猴黑誰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
是要見長人過淡水 月堂昌

不惜渾身入虎穴顛邊直欲將鬚捋擬思回首隔雲
泥謾道恰似初生月初生月曲彎彎一重金鎖兩重
關腦後雙瞳何得失寒光直射斗牛間 百愚斯

雲門因僧問死向甚麼處去師曰在甚麼處

天童傑云雲門秉殺人刀活人劍檢點將來要且不
知去處忽有問華藏死向甚麼處去祇向它道薰風
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蔗菴範云韶陽老漢望尊寰
宇氣挺神州具定今古之眼有定古今之辨被人問
箇去處總屬茫然或有問顯聖死向甚麼處去祇向
它道門前綠水潺潺急屋後春山疊亂青

雲門示衆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
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
備猶是無風市市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卽佛性
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

天童覺云賓主不諳二俱有過各與二十棒祇如向
上一竅又作麼生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
牙 徑山杲云潑油救火渾閒事雪上加霜愁殺人
平陽恣云收拾詩書歸舊隱鳥嘯花笑一般春
報恩琇云雲門慈悲之故而有落艸之談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圓通善云此公案或云纔擬問早是須彌山或云如
須彌山八風吹不動千古鎮長安或云爲人難透如
須彌山要且未夢見雲門在除是桶子底脫紅絲線
斷方知總不恁麼不見道三句明一句一句明三句

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 天童傑云大小雲門話
頭也不識 徑山琇云者僧無量劫來著此貼肉汗
衫若不遇雲門作家難爲脫卻

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僞分於一句中築著眼花兼杜
口須彌當面作屏風 洞山聰

一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嶇路行難競向海門遙仰
望西溟浩渺七金寒 正覺逸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
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黃龍南

不起一念須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赧尾平生

事剛被平人把釣竿

楊無爲

石笋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吳越應機湧出須
彌山一念不起何處雪金剛寶劍當頭截 昭覺勤

須彌山聳見還難烟水茫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的
處把住清風一問看 地藏恩

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
立千手大悲擘不開 佛性泰

不起一念須彌山韶陽法施意非慳甯來兩手相分
付擬去千尋不可攀滄海闊白雲閒莫將毫髮著其
間假雞聲韻難瞞我未甯模糊放過關 天童覺

一波纔動衆波隨
汨沒塵寰幾箇知
突兀須彌橫宇
宙縱橫妙用更由誰

疎山如

天寒霜落月沉西
清夜迢迢鶴夢迷
海底日輪紅似
火行人猶聽五更雞

憨山清

玉勒青驄控早春
金裝寶劍耀龍文
幾多失意沙場
士日望樓蘭起暮雲

天章玉

焦桐歷歷自悠揚
一曲梅花五月香
何事當人猶不
薦徒勞指上聽宮商

法林音

宗鑑法林卷四十九

終

宗鑑法林卷五十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七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獅子

翠峰顯云太無端
昭覺勤云還知者僧問處與雲
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預
天童覺云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雲門翠峰二俱作家
者裏莫有便恁麼去者麼切忌撞頭磕額
應菴華

云沙裏努眼睛

花藥欄莫顛預星在秤今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

毛獅子大家看

翠峰顯

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自家田地荒來

久祇看人間花藥欄

枯木成

金谷春光常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

寒徧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欄邊索

金盞

上方益

清淨法身花藥欄看毛刺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悽

怨吹過蘆葦明月灣

佛智裕

春蘭秋菊有園林獨許佳人得細吟一句不干音律

事詩瓢碎把酒頻斟

本徹源

東橋西礪是吾家轉盼烟霞萬疊遮十二峰頭都有

月空畱笛裏見梅花

破巖繼

雲門曰佛法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

天童覺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

理無曲斷

徑山杲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

斷腸聲

天寧琦云雲門原不知有佛法一箇箇舌

頭徧覆十方世界特地說無說有說短說長好劈口

便掌且道天寧意在什麼處河裏失錢河裏攏寶

壽新云佛法兩字在雲門手裏以爲一件奇貨殊不知在新長老門下一些也用不著何則撐大門又短作火叉叉長

此處無金指示人梅花開徧古皇春填溝塞壑情無限遊子依然瞎兩睛

越機敏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尙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

法林音云且道和尙自己與學人自己是同是別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電拈卻笠子露頂行蹋斷艸鞋赤腳走

佛慧泉

杖藜林下步莓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似落花隨綠水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欲霜蹋破艸鞋回首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開福寧

遊山翫水數如麻誰識韶陽老作家截斷跛師三寸舌回頭總是舊生涯

育堂充

東村王大翁從來不識字卻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

絕象鑒

是處桃源路何須別問津一溪紅雨亂送盡武陵春

思懶融

雲門因僧問弑父弑母佛前懺悔弑佛弑祖向什
麼處懺悔師曰露

天童華云光孝著一轉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
爲人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育王雪云雲門具
殺人不貶眼底手段被者僧輕輕一拶直得無言可
對無理可伸

石火流星曾未急璇璣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
出著眼看時鷓子飛

正覺逸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燕返魂香我道伊搥塗毒鼓

天童覺

椎鑼搥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腳上船乘快
便順風相送下揚州

卮菴顏

斗換風雷听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時人
退谷雲

萬山日出連天照人入桃源半是仙纔向漁郎話歸
去不知身世幾千年

大嶺丕

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什麼
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子
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沒奈何一箭雙鷗隨手
落拈來原是柵中鵝

徑山杲

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
露俊鶻何曾逐臭來

無菴全

世子從來有大病藥醫無效爲年深耆婆老有神通
術偏向膏肓穴上鍼

南石琇

雲門示衆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卽不可
若不放過不消一喝

翠峰顯舉畢喝一喝云大衆好喝且道落在什麼處
若要鼻孔遼天辨取者一喝 開先金云辨卽辨矣
三乘十二分教著在什麼處直饒你知得著處分明
三十棒一棒也少你不得何故放過卽不可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卽道或
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

有時順水流舟去轉柁看看又逆風船到岍時人出
陸山重重又水重重

絕象鑒

黃金與瓦礫恣意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藉

竹屋簡

雲門示衆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烏石道云雲門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祇

堪惆悵不堪陳

松源岳

雲門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一畫曰百雜碎

翠峰顯云者漢是卽是要且未有出身路如今拄杖在翠峰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古南門云二老向萬仞崖頭垂手不妨各有出身之路雖然如是無風雨之波古梅志云者兩箇各向拄杖裏躲跟卻來倚勢欺人將謂無能出其右者殊不知六百年後性命俱落在海印手裏活也死也總不由伊大衆要見麼擲下拄杖展兩手云天台華頂秀

南嶽石橋高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曇

本覺一

雲門到陳操尙書家操問儒書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腳事師曰尙書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上座師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詞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安

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對師曰曾聞尙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幾人退位書又無語師曰尙書不得艸艸師僧家拋卻三經五論十年二十年尙不奈何尙書又爭怪得

保寧茂云雲門道一句語中具三句且道從前許多絡索在三句內三句外諸方商量咸謂雲門有掣電之機陳操尙書雖則肩橫日月背負須彌及乎挨拶將來未免無繩自縛恁麼要見古人遠之遠矣殊不

知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作家慣戰不齎糧奪鼓攬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的翻思仁義勝剛強

無著總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一楹在手中一楹絕痕瑕道聽途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家

大中隆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不得曰爲甚麼會不得師曰祇守會不得

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智門祚

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餠曰五箇師
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等閒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爲人須是

徹方知茶味解人愁

投子青

韶陽門下足英明明教之才又哲英雲萃堂前凹凸
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正覺逸

雲門示衆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
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腳跟底不如悟去好
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翠峰顯云然則養子之緣怎奈壓良爲賤其間或有

不甘底出來掀倒禪牀豈不大丈夫漢雖然且問據
箇甚麼道理驀拈拄杖云泊合停囚長智擊禪牀下
座 昭覺勤云崇寧今日土上加泥敢道直得馮山

水牯牛觸殺東海鯉魚陝府鐵牛吞卻嘉州大象

雲門拈起餠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
人衆無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盃

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明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

人耐雲門者老賊

龍華本

雲門齋次拈起匙箸曰我不供養南僧祇供養北
僧時有僧問爲什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鈍置伊

曰爲什麼祇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隊有僧拈問
祇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卽同榮

拈來匙箸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卻眼睛曾莫
顧熱瞞都爲不惺惺

本覺一

雲門齋次問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自代曰
謝師答話

老倒雲門強指迷者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
覓一飽自然忘百饑

鐵山仁

雲門上堂拈起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
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

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徑山杲云我不似雲門將虛空挖窟籠驀拈拄杖云
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云凡
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者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惟
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
一步被拄杖子迷卻路頭退一步被拄杖子穿卻鼻
孔祇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
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寧琦云凡
夫不合起有見二乘不合起無見緣覺不合起幻有
見菩薩不合起當體卽空見不可放過雲門老漢貪

觀白浪失卻手撓累他天下衲僧總落拄杖圈圓放
過不可好與一坑埋卻

二乘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道
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鼓山珪

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艸吟風一樣松

徑山杲

膽逐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灘盡心膽一時歸

孤峰原

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太行雖路險依舊有人行

恕中慍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
有物是一又透脫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物相似
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
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
法身去放過卽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
亦是病

博山來云造精之極研極之疵非慧目莫能鑑若夫
心知體合截流注之病根達本忘情鏡無已之景象
除是向威音那畔分身十字街頭打睡底漢方可診
候不然莫將日瘡誤作傷寒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
隱人胸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
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天童覺
天街華月影珊珊沉醉東風獨倚欄朝罷九重人靜
後六宮猶尙整衣冠憨山清

幾重關隘路行難說與行人莫自瞞但得揭開腦上
蓋縱橫出入海天寬永覺賢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江西一隊老漢寐
語住也未僧無對

法眼益云大小雲門被者僧勘破 五雲逢云甚麼

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者僧勘破 寶
壽方云大小雲門祇見他非要且不見已過

雲門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
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
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有僧曰請和尚諫
師曰者野狐精

三宜孟云者老漢挾勢欺人取面鏡來照照看面皮
厚多少

雲門示衆讀經千卷紙上語

先天後地本寥廓撥艸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

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或菴體

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

南泉亦因僧問泉云天寒無被蓋

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

慈受深

雲門念七開口則失禿卻舌頭有甚氣息

東山原

雲門示衆祇者箇帶累殺人

東山空云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
恨一身多山僧卽不然祇者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
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乞兒見小

利

雲門在雪峰時有僧問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
焉知路峰曰蒼天蒼天僧不會遂問師蒼天蒼天
意旨如何師曰三斤麻一匹布曰不會師曰更與
三尺竹峰聞曰我從來疑著者布衲

白蘋衰艸色客路不知秋若識猿啼處瀟湘水逆流

天岸昇

喈喈黃鳥喚高林怨鎖長門不遇春但見落花隨水
去重重風雨送行人

旅菴月

大鑒下八世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

雲門偃嗣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

相你作麼生會僧指椅子曰者箇是椅子師以手

拍椅曰與我將鞵袋來僧無對師曰者虛頭漢

雲門偃聞云須是他始得 徑山杲云雲門扶強不

扶弱爭奈憐兒不覺醜者僧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

將鞵袋來便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劍樹口似血

盆也分疎不下 天寧琦拈拄杖云者箇是假名那

箇是實相者箇是實相那箇是假名一不是二不成

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昭慶庭云公

道無私民情得所既諳風憲那許替身然雖易辨來

鋒爭奈難爲去就良久云放過一著 理安問云雲

門憐兒不覺醜不知白雲當時失卻一隻眼何故祇

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

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

雲門偃嗣

上堂大衆及盡去

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

若識此人叅學事畢

投子青云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報恩秀舉投

子語畢云車已去了藉甚油缸 博山來云孤危不

立更用相親法外無身猶欠哮吼鼻孔與眉毛從來

不相識相識去舌頭元在口裏 白巖符云山僧擬

辭賢岫遠赴長安長揖矣烟霞雲鳥把臂乎車馬袍
笏侷若向者裏覩見一斑要與他德山相見有什麼
難 江天杰舉公案畢云還識此人麼陋巷不騎金
色馬歸來卻著破襪衫 法林音云一劈華山分兩
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甦爭似石人眠夜
半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腳行時早
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投子青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
釣盡滄浪月一鉤 天童覺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總不知玉兔晝眠雲母

地金烏夜宿不萌枝 足菴鑿

長江秋水淨涵空萬象森羅映現中漁父晚歌滄浪

曲謾垂鉤釣得獐龍 磬山修

頽然寒屋柴如封樵徑淒淒鳥絕蹤輸與隔江青箬

笠釣絲舒卷雪濤中 白巖符

夜深簾外絕人行古殿苔封紫霧橫密旨未容傳遞

處空教皓白滿天傾 歸仁豐

德山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
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

翠峰顯云什麼處見俱胝老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
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天嶽絕什麼處得一
指頭禪妙喜云可謂是貴人多忘 古南門云有利
無利不離行市

閒時啜茗山茶下興至行吟野竹西倦臥繩牀春寂
寂簾前苔色映青藜

海舟慈

德山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
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辨若辨得
出有參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

起綱宗云德山三句示徒能仁一字也無免汝費心
穿鑿釋迦達磨不如函蓋乾坤日頭截斷衆流香象
隨波逐浪浮萍一鍬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德山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
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着瞋目
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諠譌是死句時
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
不謬去也師便打

起綱宗云山僧重翻此案兩家體帖和融世出世間
同一受用還會麼但參死句莫參活句死句下薦得
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活句揚着瞋

目舉指豎拂是活句山河大地更無諍譌是活句或有問如何是死句波斯仰面看恁麼則不謬去也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岳州巴陵新開顯鑒禪師雲門偃嗣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明眼人落井

南北東西苦問人新開多口接逃津從茲八駿追風

急空望悠悠腳下塵佛印元

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崙奴夜過漫天嶺

覺海元

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

掌歸去何妨徹曉行保寧勇

爭雄弓馬最危微背手能拈齧鏃機自笑老來無意

氣看他雲鳥自閒飛覺浪盛

煙霞滿笠曉風寒遠蹋青莎別翠巒一路梨花春飲

馬夜乘明月到長安寒松操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珊瑚枝枝掌著

月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

礪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掌著月翠

峰顯

珊瑚枝枝穿著月射斗光鉉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
後乾坤同耀寶光寒

白雲端

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強名模長因塞北煙塵
息記得江南啼鷓鴣

長靈卓

脫得邊城戍役身卻來偷賞上園春御街前畔低聲
語不覺衝他貌事人

心聞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盃裏盛雪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盃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
不知卻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翠峰顯

大冶精金澄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

一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

海印信

提婆宗銀盃雪泰華摧滄海竭赤旛之下起清風吹

落楊花硬如鐵

佛心才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

鴨寒下水

東山演云大小巴陵祇道得一半白雲則不然掬水
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又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山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佛日哲云演祖文皺皺
地也祇道得一半隆安卽不然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馬搭鞍驢拽磨 古梅冽云鷄寒上樹一聲撲落梅
梢月鴨寒下水全身蹋破楚天秋顧左右云雖然詮
上加詮畢竟祖意教意

同別祖教問端由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
釣曉得金烏帶月收 投子青

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
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保寧勇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自然理寒松
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無準範

鷄作蒼鷹拏鰲鼻鴨爲金翅取獐龍空王以此垂洪

範錦上鋪花知幾重

南巖勝

鳶飛魚躍大家看犀辟塵埃玉辟寒李白夜來逢杜

甫吟風嘯月入長安

古溪澄

隨州雙泉師寬明教禪師 雲門偃嗣 遊山回首座領衆

門接座曰和尚遊山嶮巖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
得者箇力座乃奪卻拄杖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
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謂侍者曰向道全
得者箇力

黃龍南云明教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 資
福侶云一倒一起煞有規程然當時一衆竟不扶起

非惟省卻一頓拄杖且看明教老漢如何起身復云
險

益州青城香林澄遠禪師雲門偃嗣僧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隨

落溪院

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卻龍頭卸角駝左轉右轉隨後

來子湖要打劉鐵磨翠峰顯

禪家流何太錯祇管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卽菩提

坐久成勞亦安樂佛鑒勲

絕消息處捉來有形影中走卻祇因懶問兒孫要把

襴衫反著坐久成勞位次已高起時失卻人天相無

限行人認白毫月堂昌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

昭覺勤云舉一明三衲僧孔竅千差一轍本分鉗錘

雖然如是道林則不然或有人問衲衣下事祇向道

綿包特石鐵裹泥團天童華云香林恁麼道老鼠

入牛角若有問歸宗衲衣下事祇向宅道來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平陽恣云應祖恁麼道

亦未免貪前失後若有問山僧但云一氣不言含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古南門云香林冬行春令翠

峰拆東補西若要理會衲衣下事各自摸取好靈
巖儲云東山則不然有人恁麼問但向道動則風生
且道香林底是東山底是若檢點得出東山性命在
諸人手裏若檢點不出諸人性命在東山手裏拋拄
杖云負命者上鉤來天井新云翠峰挖泥帶水處
斬釘截鐵昭覺斬釘截鐵處帶水挖泥諸人還知香
林爲人處麼狗銜枯骨走

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
大難大難翠峰顯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曾未會空坐劍門關

佛印元

歲晚年來正苦寒千林木葉正凋殘炎炎野火無流
水應是隨風過別山上方益

老大叢林快說禪不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
像何處人呼應不圓天童覺

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搖櫓文殊能

衲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笑連延曾未
息睂毛焦赤面皮乾天童淨

臘月火燒山天寬與地寬常啼菩薩苦滿市鬻心肝
高原泉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耳裏種田滿口含煙鍾馗解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

九天無菴全

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月

盡

繡球拋出畫堂前妙轉無私體自圓真箇要行劍刃

事更須再見老雲門石碧明

看看臘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雲衲慶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盃鐙師曰三人證龜

成鼈

瑞巖愠云三人證龜成鼈一口各含一舌當機不辨

來風喫水也須防噎老香林能提挈真燈照世都吹

滅喝一喝

六耳同謀事不成直言心表赤心人室中燈焰誰來

撥白髮兒童兩鬢新投子青

皎皎清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色豈能彰直下斬釘

截鐵剗卻古今途轍高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鼈

別別一回喫水一回噎昭覺勤

三人證龜成鼈井底泥牛氣噎直饒辯若懸河有理

亦難分雪耿耿孤光常皎潔 佛性泰

三人證龜成鼈石火光中迸烈泥牛腳下生烟木馬

口中銜鐵別別六月飛霜何處熱 蒼巖輝

香林因僧問美味醍醐爲什麼變爲毒藥師曰導

江紙貴

錦江西近烟波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

樓遊人愛向誰家宿 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五十一 終

宗鑑法林卷五十一

洞山初 奉先淡 般若柔 雙峰欽

北禪通 黃龍贊 薦福古 連州華

文殊真 南臺勤 靈澈聖 五祖戒

智門祚 祥菴主 德山遠 洞山聰

雪竇顯

卷五十二

雪竇顯 雲蓋鵬 北禪賢 開先暹

雲居舜 佛日嵩 許式 玉泉皓

育王璉 天衣懷 法昌遇 佛印元

蔣山泉

佛日弼

慧林本

圓通秀

長蘆信

育王振

東林受

智者詮

靈隱光

中竺妙

光孝菴

卷五十三

玄沙備

地藏琛

安國球

大章如

卷五十四

法眼益

清溪進

龍濟修

東禪亮

天台韶

泰欽鐙

報恩則

報恩明

永明潛

靈隱聳

天平漪

永明壽

五雲逢

瑞鹿安

龍華居

巖峰木

九曲祥

雲居齊

瑞巖海

翠巖元

宗鑑法林卷五十一

集雲堂編

大鑒下八世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雲門偃嗣初叅雲門門問近

離甚處師曰查渡曰夏在甚麼處師曰湖南曰甚

麼時離彼師曰去秋曰放汝三十棒師曰過在甚

麼處曰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頓省

翠峰顯云雲門氣宇如王梭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

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白雲端云大小雲門

被洞山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保寧勇別
雲門後語云者瞎漢將謂你是箇人便打 天童傑
云雲門放去太奢收來太儉末後殷勤何不與他本
分艸料洞山恁麼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靈隱岳
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
不行卻向艸窠裏輓致令洞山打失鼻孔至今無摸
索處 浮山□云把定乾坤佛祖無進入之路放開
江海魚龍得游泳之方雲門老人不妨奇特翠峰云
雲門氣宇如王授著便冰消瓦解識甚好惡當時若
據令而行瞎卻天下人眼 天井新云山高水淡雲

行鳥飛在雲門則可在天井則不可何故家無滯貨
不富

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圓富貴放三頓棒
尚遲疑再挨方識錐頭利單提獨腳機關外明眼衲
僧猶不會 圓悟勤

從來大道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祇知還五
里到頭方覺路岐難 枯木成

坐鎮韶陽老牯牛江西湖外遽相酬當時鐵限高擡
起未必黃河不倒流 寶峰祥

錯口相酬罪莫逃放伊三頓轉切切使他飯袋江西

去添得廬陵米價高

中峰本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明教寬云向南有竹向北有木
天寶樞云麻上生繩猶自可那堪繩上更生蛇
喝一喝云一條來往長安路

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

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

福嚴雅

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策柴生滿竈烟

大愚芝

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

跛鼈盲龜入空谷花蔟蔟錦蔟蔟南地竹兮北地木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翠峰顯

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

到野花含笑舊枝春

法昌遇

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顛預不記時昨夜鴈回沙塞

冷巖風吹綻月中枝

投子青

一片初生月蛾眉畫碧空水中魚避釣雲外鳥防弓

楚軒遵

雲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魚舟

佛慧泉

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諸峰景物鮮行盡天涯諳世
事買鞋須是大光錢三祖宗

驢尾豬頭牛腳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
尺從來雨下堦頭溼玉泉璉

生殺從來總自由三邊戈甲一時收誰知不用施韜
略坐鎮中原四百州呆菴莊

龍鱗獨角碧麒麟金眼流光若電新金鎖玉欄畱不
住夜來飛上紫霄宸三宜孟

問佛麻三斤眼親手更親虎頭上種樹太歲上埋人
漢關喻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

東山演云洞山不是無祇是太儉今日有問東山但
向道瞎何故且要相稱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鍼子
眼說禪說道會如麻翠巖真

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掇有誰知回身卻憶來時
路月下騰騰信腳歸五祖演

洞山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
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者裏須具擇法眼始得
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

愚菴孟云夜夢不祥題破在壁君子讀之化爲大吉
大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三頓叅堂
去四海當知共一家

真淨文四

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在此時北斗藏身雖有
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遊山翫水便乘言自己商量總不偏鶻臭布衫脫未
得且隨風俗度流年

滯句承言是瞽聾參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纖毫
力火裏唧螻吞大蟲

祇要拔楔抽釘爲人解黏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要

騰蛇繞腳

竹菴珪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人不得

錯舉

徑山杲

白圭三復瑕難掩一默如緘語路差稍變動已迷家

萬頃秋光天水碧一聲漁笛隔蘆花

幻寄庭

洞山示衆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旛
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道吾真云山僧則不然三面狸奴腳蹋月兩頭白牯
手擎烟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且道諸
譌在什麼處 保福達云一等爲虛空畫眉目洞山

道吾較些子 雲漢挺云上大人收拾起如何若何
趙錢孫李

山猿得樹尾連顛笑道階除夜簸錢敲磕髑髏無用
處從來千聖不曾傳

洞山因僧問赤水玄珠猶是人間之寶和雲唱出
固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如何爲人師日夜聞祭
鬼鼓朝聽上灘歌

一腔風月浪家私唱拍相隨作者知二十五絃非格
調無生一曲韻丰姿 緣止緣

洞山因都諫太保問眼中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

意如何師曰洞山茶盃裏有太保太保茶盃裏有
洞山保無語卻將此語問谷隱隱曰不落無言說
又問延慶慶曰喚什麼作三昧

幻寄稷別云過 愚菴孟云一個老婆禪一箇新婦
禪一箇女兒禪總被太保折倒了也

洞山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拄
杖曰見後如何師曰竇八布衫

竇八布衫不禦寒七穿八穴破甑甍自從一見祖師
後燈盞茶瓶盡入官 雪嶠信

金陵奉先淡禪師 雲門偃嗣 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

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話是否眼曰是師曰鷓子過新羅便歸衆李後主在座不冑白法眼曰寡人來日置茶筵請二僧重問話明日後主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人曰今日請上座重新問話若問得是奉賞雜綵若問不是祇賜一劍眼陞座師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師曰鷓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鐙作維那乃聲鐘衆集僧堂前勘辨鐙曰曾聞上座久在雲門有什麼奇特因緣舉一兩則商

量看師曰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鐙擬議師乃打一坐具便歸衆

佛日暫云法眼大人相法燈小丈夫淡上座慣得其便若在隆安門下總不許動著何故識法者懼

無聲大海潑天潮灑瀕堆邊怒似號釣慣漁翁閒坐

看時人驚殺浪頭高

平陽恣

兵談虎帳陣雲開欲搆前師束手來戈戟纔施分勝負倒騎敵馬奪標回

緣止緣

百步穿楊妙有機縱橫施設世中希就中一箭人難學射透花心奪綵歸

雪奇靜

一種天生絕世才
臨機與奪起風雷
辭鋒八面齊掀
倒贏得宮花滿鬢栽

看山遠

奉先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魚網有魚從網中
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
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
在明至中夜方省

徑山杲云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網羅外
底 愚菴孟云一度被蛇傷三年怕爛艸 西遯超
云須知古人言不虛發且道如何是他欠悟處若向
明公語下搜求直須打到棒折若儻侗道個惑亂一

上打到棒折尚未放休除此二途還有知二公落處
者麼乃呵呵大笑云入也入也

俊哉一躍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卻笑龍門燒尾
者依然點額在波瀾

徑山杲

洪波高跳過重關適意遨遊喚不還堪笑靜沉溝壑
者安知海闊任從閒

磬山修

漁歌一拍蘆花雨鷺鷥驚入秋烟裏向來羈宦長安
遊此幸乘閒步清澣蘇公蘇公勿頸交何如艸具酬
知已

三宜孟

俊臣造瓮商君制刑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西遊超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雲門偃嗣僧問西天以蠟人爲

驗未審此土以何爲驗師曰新羅人艸鞵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假使蠟人似冰

結當甚新羅人艸鞵枯禪鏡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雲門偃嗣示衆進一步卽逃理退

一步卽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便問

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

逃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

來有人與麼會老僧不肖伊曰請和尚直指師便

打出

昭覺勤云如鷹拏雀似鶻捉鳩細中之細妙中之妙

進一步不逃理退一步不失事所謂恁麼中不恁麼

不恁麼中卻恁麼就中有末後一著光前絕後

雙峰因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

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

垂玉露水晶殿裏燦珍珠

混而不雜體常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罣

礙片雲自在卷還舒自得暉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雲門偃嗣問僧甚處來曰黃州

師曰夏在什麼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
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卽收取師
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

翠峰顯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麼祇解貪
前不能顧後若在翠峰手裏棒折也未放在南堂
欲云一不做二不休打人須是鐵拳頭

睂州黃龍贊禪師

雲門偃嗣

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

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
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語師
曰移廚喫飯漢

寶壽新云者僧據黃龍判斷分文不值仔細看來不
無長處且道那裏是他長處祇見波濤闊不覺洞庭
淡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雲門偃嗣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

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莫

北人偶與南人會借問如何喫荔枝口未開時先話
隋香甜二字且酬伊

無文璨

鐵釜漚浮釣巨鰲銀缸花醖醉春醪簾垂莫怪香沉
鴨世掌絲綸有鳳毛

湘翁云

截斷千江不放流眼高佛祖氣吞牛天涯盡處無征

戰萬井絃歌起畫樓

雪岸磨

大鑒下九世

連州寶華和尚

白雲祥嗣

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

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日來合得一瓮醬師乃喚

沙彌將一盃水來與者僧照影

開門何所見春色滿平林喜有嘉賓至彈箏復鼓琴

承天怡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

德山密嗣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師曰黃河九曲

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峰

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投子青

路窮巖斷進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

底誰知別是一乾坤

懶菴需

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

手直得潮宗萬派乾

木菴永

文殊因僧問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師曰久坐成

勞

馳書纔去返息息一足垂酬繼後踪久坐成勞誰委

悉紅爐點雪自相通

投子青

南嶽南臺勤禪師

德山密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等閒不語未逢人語便傷真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
息驚他石虎暗生瞋投子青

石中迸出事非常鐵女搏雲舞太陽幾聽瀑崖飛澗
水至今哀怨恨無詳天奇瑞

靈激散聖

巴陵鑑嗣

因寬和尚問甚處來師曰水清月

現寬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阜寬曰喫茶去
海天空闊一聲秋劃破澄江影倒流翠嶺衡陽分月
白空餘踪跡使人愁栗菴鼎

靈激一日上堂問訊寬和尚寬曰上座到來數日

且得安樂師曰菠薐好煮羹寬曰作者箇去就師

曰王字不著點寬撫掌大笑

風雨亭邊拾得物逢人叫賣夜明珠拋來擲去雖光

怪按劍笑中亦足虞

澗菴怡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

雙泉寬嗣

因玉澗頌雲門北斗藏

身話曰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
賺殺它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且問其作頌之意

澗乃張目視之師曰若恁麼會雲門不值一文錢

公亦當無兩目澗果如其言師暮年亦失一目

覺範洪云今人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

以少誠 中峰本云北斗藏身不但玉澗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祇得向背後又手暮年果損其目也是好采洪公謂誤謗先宗感果如是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五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踢著秤錘硬似鐵

踢著秤錘硬似鐵 懵懂禪和猶未瞥 三冬嶺上火雲

生六月長天降大雪

雲峰悅

信步紅塵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

天寧璉

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未休踢著秤錘硬似

鐵那知船子下揚州

佛陀遜

五祖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理可恕無理難容出去

真如元云者僧親從東京來他恁麼應對見天子不見天子五祖末上與麼道是賞伊是罰伊

五祖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卽不問林下相逢事如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曰怎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高高峰頂翻銀浪淡淡海底起紅塵金鐘玉漏相酬

按述
醋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者孰問關津執鞭回首
四海良隣君不見仲尼溫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圓
悟勤

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巨靈擡手無多
子劈破華山千萬重卽菴覺

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犀然牛渚
兮分開海底波濤劍合延平兮散作晴空雨雹莫莫
隔江招手有知音何待曹溪一宿覺笑隱訢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香林遠嗣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蓮花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

天童覺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
老一狐疑了一狐疑翠峰顯

烟籠檻外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紗人不
折雨中畱得蓋鴛鴦慈受淡

蓮花荷葉共池中花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清徹
底一聲啼鳥五更風張無盡

荷葉團團擎翠蓋蓮花灼灼鬪紅粧馨香越格無人
薦又逐薰風過野塘雲畊靜

智門上堂一法若有毘盧隋在凡夫萬法若無瞽

賢失其境界正恁麼時文殊向甚處出頭若也出
頭不得金毛獅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
千頃良田自主張十年九度作滄桑而今出手招人
買盡底根源付當行

頻吉祥

智門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
是般若用師曰兔子懷胎

翠峰顯云非惟把定世界亦乃安恬邦家若也善能
參詳便請丹青獨步 古南門云如何是般若體盲
人見暗如何是般若用機婦停梭大眾何必特地參
詳幸在家中穩坐還會麼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

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明月淡淡
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翠峰顯

蚌含明月秋波冷兔子懷胎夜魄寒皖皖清光成一
片直須回首好生觀

佛鑒勤

玉兔懷胎蚌含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
玉盤徹底無瑕光皖潔

慈受淡

月映冰壺忽撲碎誰家兔子不懷胎清光歷亂難收
貯筥帚紛紛埽不開

雲林輅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踢破艸鞵赤腳走曰
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翠峰顯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笑巖寶云一句明

三句三句明一句還他智門祇如翠峰恁麼道在者
僧在智門試定當看 六堂蓮云一步闊一步一著

高一著智門老秃奴恁麼也大錯作麼生是伊錯處
君子出言如釘入木

踢破艸鞋赤腳走衲僧到此無窠臼拄杖頭邊挑日
月九洲四海任遨遊 真如語

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
若拙用盡功夫參不徹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

裏釘橛 天童覺

拄杖頭上挑日月藏身北斗何殊絕三千刹海夜沉

沉新出紅爐一點雪 南堂靜二

踢破艸鞵赤腳走胸中憤氣衝牛斗須彌頂上擊金
鐘百戰場中獅子吼

天台蓮花祥菴主 奉先 淡嗣 拈拄杖曰古人到者裏爲

甚麼不肯住衆無對乃曰爲它途路不得力復曰
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
峰萬峰去言畢而逝

昭覺勤云也好與三十棒祇爲他擔板腦後見顯莫
與往來諸人還辨得菴主麼腳跟也未點地在 天

童覺云負入不負出本色住山人思大吞盡諸佛普
 眼不見普賢且道病在什麼處驀拈拄杖卓一下云
 官不容鍼私通車馬 寶壽新云蓮花拄杖子攪亂
 三千大千世界了也還知麼卻化爲龍矣還降得麼
 咦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峰萬峰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
 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翠峰顯

石火光中汗漫遊白拈臨濟叵同儔掀翻華嶽連天
 黑那個知身在御樓 無菴全

直入千峰與萬峰楊花飄徹杏花紅渾身泥水都無
 主側立披雲過曉鐘 伴我侶

拈起雲簫顛倒吹一回曲罷淚霑衣誰知轉入漁陽
 調苦雨淒風聲更悲 貫之理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
 已天下何人不識君 般舟遠

錦衣公子御街遊夾路桃花看不休幾度登高凭極
 目山河無復漢宮秋 法林音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 雲門偃下雙泉郁嗣 僧問九夏禁足今
 已滿自恣之儀事如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
 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以頌曰兩箇兒童昇木鼓

左邊打了右邊舞刹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
記取

瑞巖慍云答也答了頌也頌了怎奈者僧未肯點首
在瑞巖路見不平須與德山相見自恣在今朝有花
當面貼一句定諍譌猢猻趁蛺蝶蛺蝶飛無處尋空
中打坐海底穿鍼驀拈拄杖顧左右云衆中莫有因
齋慶讚者麼卓一下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大鑒下十世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文殊真嗣常自負柴上山僧問山
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我要燒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殊放光
處殷勤爲我記將來虛堂愚

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外滿地難收刀斧痕石林鞏

洞山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鐙籠猶瞌睡
露柱卻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
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

崇先奇云大衆好言語若人信受奉行保管一生受
記從教三十年後有人道臯亭和泥合水

洞山示衆天晴蓋卻屋乘時刈卻禾輸納王租了
鼓腹唱謳歌

薦福燦云打淨潔毬子誰人不會開先則不然天晴
蓋卻屋乘時刈卻禾輸納王租了秋冬事轉多阿呵
呵喚不回頭怎奈何

洞山因僧問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
道南海波斯鼻孔麤慈明圓

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祇自慚長恨貧儒書讀

盡老來不得一青衫柏庭永

萬物從來有性情因時制事優營生長安無限經綸
客誰是臨場得志亨繼南祖

洞山示衆一大藏教祇是箇之字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
軍無限風流歸手裏白雲端

明州雪竇山重顯禪師智門到大龍問語者默者

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卻大用現前
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那
師曰者老漢瓦解冰消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

衆龍卻喚曰適來問話底僧出來師便出龍曰甚處是老僧瓦解冰消師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耐叵耐師不顧後舉似福嚴雅嚴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艸料師曰和尚更須行腳

理安問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檢點將來二俱不了山僧則不然待問大龍何如劈脊便棒者老漢今日瓦解冰消連棒趁出免得遞相鈍置福嚴云何不與本分艸料雪竇卻道和尚更買艸鞵行腳始得我要問福嚴本分艸料甚處去也拈拄杖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雪竇示衆龍泉與刀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

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鑰石又如金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昭昭至鑑心

佛鑑懃

雪竇舉古德曰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佛祖言教是什麼熱盃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曰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卻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

復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爲師

天童覺云坐斷乾坤建立世界和光混俗各有所長且道選那一人爲師拈拄杖云穿過了也南堂欲云高挂鉢囊拗折拄杖未是無事道人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未是無事道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亦未是無事道人卓拄杖喝一喝云木馬火中嘶黃昏候日出

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月明歸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鉤遲誰知雪老垂綸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白雲端

雪竇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指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怎奈何

無禪才云雪竇老漢更叅三十年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個註脚瞎卻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鼓山霈云雪竇下此瞑眩可謂徹困婆心山僧今日不免從頭註破三分光陰二早過瓮裏何曾走卻鰲靈臺一點不指麼還瞞得渠麼區區逐日貪生去脚

頭腳底喚不回頭爭奈何真箇衲僧大衆若向雪竇
言下悟去暫息化城向山僧言下悟去直登寶所更
有一人踢倒化城踢翻寶所且道又得個什麼破衲
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雪竇示衆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衆
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曰相救當是
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曾
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卻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
拍手曰歸堂

劫外濤聲滿世界群生無處可躋攀寥寥天外清虛

境誰解凌空上帝關

圭堂居士

長空浩渺浸山川無量含靈隨此淵拍手洞天歸得
去無勞再上四禪天

磬山修

雪竇曰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雪竇
倒退七百里何故臨危不悚人

有老宿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兩手
分付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又老宿云大施門
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
故許人一物千金不移 天童恣云靈峰今日亦大
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且教他立在門外

何故伊欠少箇什麼

雪竇住翠峰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日是師曰
叅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
難得師僧到與你一盃茶喫

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此不知茶味
者紛紛空買洞庭舟

虛堂愚

雪竇因僧問古人道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師
曰且在山門外立曰請師相見師曰任是顏回亦
不通

平陽恣云雪竇雖是真實相爲太煞不近人情若是

天童有問讀書人到來時如何道之以德請師相見
齊之以禮畢竟意旨如何相逢相見呵呵笑更有春
風春又春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
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千峰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多若遇鄒陽吹暖
律巖花應不待春和

楊無爲

千峰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問箇中端的
旨休將鶴唳作鶯聲

本覺一

千峰寒色脆斑斕雨滴巖花甚等閒諸聖從教無入

路三三兩兩倚闌杆

歲舟元

人自耽幽水石邊三間茅屋足清眠不知春色從何

起開遍千山紅杜鵑

笠山寧

雨霽雲開數十峰丹巖峭壁夕陽中行謔歸去空山

暮水碓無人浩浩風

伊菴彥

月映秋林萬壑輝淡雲微露溼花枝蕩然不礙威音

旨者段風光自不知

宗元一

雪竇示衆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

字字無人識

佛鑑歎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不

必重拈出 高峰妙云二大老一人說易一人說難

未免見有偏枯高峰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

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平仄 焦山傑云前二老明

中有暗暗中有明高峰半明半暗總未免偏枯我則

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

點畫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

爲甚不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則從苗辨地

因語識人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一枝枯艸強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

撰述
宗鑑法林卷五十一
去清光灼灼避無由

白雲端

雪竇示衆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無
風浪興爾若辨得禍不入慎家之門

天童悟云者龍頭蛇尾漢錯下註腳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衲僧得一無風浪興以拄杖一時趁散
嬾智融云雪竇老漢賣弄不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衲僧得一斬新條令特地乾坤若人識得恭候
萬福遂卓拄杖云拄杖子識得也作麼生是恭候萬
福句復卓拄杖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宗鑑法林卷五十一

終

